

文化透析

爱德华·萨义德对巴勒斯坦问题的研究*

李 意

摘 要: 爱德华·萨义德是一位在国际上享有极高声誉但又有争议的人物。他的著述无论就其涉及领域的宽广程度还是重要程度而言,均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特别是他的东方学和后殖民文学已成为大多数学者关注和研究的焦点。本文力图突破前人的角度和观点,从他对巴勒斯坦问题的研究展开讨论。通过对他的思想进行深刻解读可以看出他的所思所述为世人打开一扇窗,使人们以开放的思想对巴勒斯坦问题进行进一步思考。

关键词: 爱德华·萨义德; 巴勒斯坦问题; 中东政治

作者简介: 李意, 硕士,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上海 200083)。

文章编号: 1673-5161(2008)03-0074-07

中图分类号: G371

文献标识码: A

* 本文受上海市重点学科 B702 资助。

在当代知识界,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 Said, 1935~2003年)作为文学、文化批评家和社会评论家,是一位享有极高声誉但又有争议的人物。他的著述无论就其涉及领域的宽广程度还是重要程度而言,均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开拓出一条文化批评的成功之路,使之成为整个学术界的热点人物和后殖民文化批评的典范。由于萨义德的思想具有复杂性特点,国内外对他的研究和评论也相应呈现出跨学科的特点,有纯文学研究、后殖民理论视角的研究、文化历史的观照、社会政治批评,也有心理分析、语言分析及女性意识方面的研究。这种研究现状的跨学科性、跨国性、丰富性、多样性和复杂性向我们展示出一幅繁荣的学术景象。然而,多数学者对萨义德的研究是从他的“东方学”和后殖民文学等角度谈起的。本文以萨义德本人的著作以及其他学者对他的研究成果为主要参考资料,力图从国际政治学的角度对他的思想加以解读,尽可能多地引用阿拉伯学者对他的评述,从而弥补对爱德华·萨义德在这些方面研究的不足。

萨义德的研究主要围绕三个中心展开:第一个领域涉及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政治寓意以及西方对东方的统治和表述,《东方学》(*Orientalism*, 1978)和后来发表的《文化与帝国主义》(*Culture and Imperialism*, 1993)就可被看作有关后殖民主义的关注和思考,前者被认为是有关东方研究一系列理论性学科,后者继承并拓展了前者的研究;萨义德著作的第二个焦点在于对巴勒斯坦、以色列以及更广泛的中东地区形势的分析,《巴勒斯坦问题》(*The Question of Palestine*, 1979)和《掩盖伊斯兰》(*Covering Islam*, 1981)集中体现了他的相关思想;萨义德的第三个中心论题是指出知识分子的作用和责任,在《知识分子论》(*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 1994)中,

作者认为，知识分子不应当受到权力的误导或官方认可的利诱，如果不能做到拒不效命，也绝不能惟命是从，而应随时准备挑战正统思想和公认观念，并试图改变这个世界。^{[1]21} 本文就萨义德的第二个论题，即他对巴勒斯坦问题的研究展开讨论。

一、萨义德的巴勒斯坦情结

爱德华·萨义德出生于耶路撒冷，少年在耶路撒冷和开罗接受西方教育，后随父母移居黎巴嫩。他 1951 年赴美留学，在普林斯顿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后又在哈佛大学获文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64 年博士毕业后一直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无论是作为批评家、政治活动家还是文学文化理论家、美国公民还是巴勒斯坦移民、基督徒还是伊斯兰教的同情者，萨义德的身份及其文化理论之间的密切关系都显示出他本人文化身份的矛盾性与复杂性。“我们发现他处于文化和理论矛盾纠缠之中：西化人格与对巴勒斯坦的政治关切之间的矛盾，政治声音与职业立场之间的矛盾，对他不同解读方式之间的矛盾以及他在学术界定位之间的矛盾。”^{[2]5} 华勒斯（Jennifer Wallace）也在《被敌人流放，被朋友压制》中对萨义德真挚浓厚的中东情结和两难困境进行了描述，他认为萨义德是个矛盾体。^[3] 处于流亡中的他是不可能回归巴勒斯坦的，以色列会拒绝他入境，阿拉法特当局更想将他逮捕入狱，而特立独行的萨义德发誓要斗争到底。可以说，萨义德的人性是在重叠的地域和交织的历史这一复杂环境中形成的。

虽然饱受异国流亡之苦，萨义德仍坚定地投身于巴勒斯坦事业，他被誉为“巴勒斯坦事业在美国的代言人，是除阿拉法特外最有名的巴勒斯坦人。”^{[4]28} 自 1947 年告别巴勒斯坦以来，萨义德曾数次探访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每次都不免睹物伤怀，百感交集。他在访问希伯伦时，亲眼目睹了以色列军队强占和毁坏巴人土地和财产的情景，他满怀悲愤地写道，巴勒斯坦当局似乎在任凭这一事态发展而无所作为。萨义德这几次旅行的心得主要集中在“放逐感言”（Reflections on Exile）和“寒冬心灵：放逐生活的反思”（The Mind of Winter: Reflections on Life in Exile）这两篇文章中。他不否认犹太人在历史上遭受的流放和大屠杀，但也指出以色列不应把创伤和痛楚转嫁到巴勒斯坦人身上。他在一篇政论中说道：“还要多久，反犹和大屠杀的历史才不再被用作不受批评和制裁的护身符？还要多久，以色列的政策才会使加沙人不像纳粹受害者一样泣涕涟涟？”^[5]

萨义德向来关心巴勒斯坦人民的处境，常就有关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及其同西方关系的重大政治和文化事件撰写文章，他抨击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和侵害巴勒斯坦人权。在《东方学》（1978）、《巴勒斯坦问题》（1979）和《掩盖伊斯兰》（1981）这三部著作中，作者一方面涉及到穆斯林、阿拉伯人和东方人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也涉及到西方各国诸如英国、法国特别是美国之间的关系。他在《东方学》“后记”中说，自从《巴勒斯坦问题》首次发行以来，他对巴勒斯坦问题的看法一直未变：“我表达了对存在于民族主义中的偏执的本土主义和好斗的军国主义倾向的怀疑；我提出应对阿拉伯人生活的环境、巴勒斯坦的历史和以色列的现实进行批判性考察，所得出的明确结论是：只有以和平对话的方式才能缓解无休无止的战争给阿拉伯和犹太这两大民族所带来的痛苦。”^{[6]434}

作为极具使命感和责任心的知识分子，萨义德批评美国的中东政策，他痛心地说，在全世界包括美国，巴勒斯坦问题只是茶余饭后闲聊的话题。他批评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签署《奥斯陆协议》，指责阿拉法特出卖民族利益，并愤然辞去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委员的职务。他提出不但要解放巴勒斯坦领土，还要解放巴勒斯坦人民，给他们尊严和人权。为此，他被巴勒斯坦同胞戴上“反和平”、“不现实”的帽子。以色列和美国犹太人更把他列入黑名单，有人还以暗杀相恐吓，还有人

在他哥伦比亚大学的办公室纵火。不过，萨义德并非一味左倾，他也主张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相互正视对方的苦难，赞成和平与和解，在公正平等的基础上实现共处。2000年，以色列人撤出占领多年的南黎巴嫩，萨义德随旅游团来到黎巴嫩一侧的边界，拾起一块石头，愤怒地向以色列方向扔去。这一情景被记者拍摄并发表后引起美国犹太人的非议，有报纸称萨义德是“恐怖主义教授”。后经校方出面担保，才平息了此事，萨义德的阿拉伯情节溢于言表。

二、萨义德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分析与思考

萨义德影响世人的重要方面是他的政治活动和理念。他的学术以中东政治为背景，且学术思想与政治理念、活动互为依存。作为一名学者，文学研究与涉足政治议题“大体是互补的。”^{[7]173}他以学者和活动家的双重身份参与政治，以巴勒斯坦后裔和美国公民的双重身份参与政治，以独立的流亡知识分子参与政治。政治在萨义德的生涯中占据独特地位，他所引起的政治反应集中于中东政治领域，延伸至欧美的学术政治、外交、不同的政治群体及对发展中国家民族主义者的政治关怀。

20世纪六十年代以来，萨义德就持续关注 and 探讨中东局势特别是巴勒斯坦问题，这成为他政治生活的主要方面，同时也是其学术生活的重要内容。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后，萨义德开始转向政治行动主义。那场战争驱使他回头寻找起点，也就是为了巴勒斯坦各方权益而斗争，从此开始了很大程度是对阿拉伯人尤其是巴勒斯坦人的写作。一年后，他的第一篇政治论文《被描述的阿拉伯》发表，从此他对此议题的政治论著和思考就从未间断过。他通过富于创新的著作、正式的公共演讲以及日常的教学，深刻地改变了世人看待巴勒斯坦人的方式，改变了他们看待整个阿拉伯和以色列冲突的方式。萨义德的《巴勒斯坦问题》、《掩盖伊斯兰》、《最后的天空之后——巴勒斯坦人的生活》（1986）、《谴责受害者》（1986）、《驱逐的政治》（1994）、《和平与不满和平的人》（1994）、《和平进程的终结》（2000）、《从奥斯陆到伊拉克和路线图计划》（2004）等多部以中东特别是巴勒斯坦问题为主题的专著和论文集，已经产生了令人瞩目的、持久的影响。^{[8]222}他努力为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提供思路，其主要内容如下：

1.萨义德认为，不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中东就不会有和平。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考虑巴的历史事实和现实局势。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原先就居住在那块以往被称为巴勒斯坦、但现在被称为以色列的土地和1967年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与加沙地带。从那以后，他们成为以色列境内的二等公民，甚至成为遍布阿拉伯世界的难民和流亡者。因此，巴人强烈感受到只有成立自己的国家才能摆脱无家可归、流亡海外的悲惨处境。总之，巴勒斯坦人需要回归自己的故乡或建立自己的国家，只有让他们重新回到这片土地，巴以问题才有可能解决，中东地区才会获得更大程度的和平与稳定。

2.在巴以之间的土地争议问题上，最重要的就是耶路撒冷本身。萨义德认为，如果以色列继续掌控全部耶路撒冷，双方就无法实现真正的和解。这并不是说要把耶城分割，而是在把耶城作为一个统一城市的基础上，运用一种具有想象力的方式来让巴勒斯坦人把耶路撒冷，至少是阿拉伯的或东耶路撒冷，看成是他们的首都，使得这座具有普遍意义的城市能够表达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这三种信仰，这对巴勒斯坦人和整个伊斯兰世界均意义重大。耶路撒冷不只是一个巴勒斯坦城市，它对10亿穆斯林也具有重大意义。因此，必须通过某种安排，使以色列人不能继续在耶路撒冷市内任意处置巴勒斯坦人。对耶城而言，或许可以采用梵蒂冈模式，而不要把它再次分割或使它统一在以色列的控制之下。

3.萨义德对阿拉法特和巴解组织的看法。20 世界八十年代初以前，萨义德曾积极支持阿拉法特及巴解组织。《奥斯陆协议》签订后，萨义德同阿拉法特当局出现意见分歧，他批评阿拉法特当局为了取得不过是名义上的承认而放弃了一些根本的东西。阿拉法特在西方的形象很差，在巴勒斯坦人中也备受争议，他称得上是个很复杂、乃至悲剧性的人物，因为很多事情他必须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如和约旦签署协议就是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阿拉法特领导的巴解组织越来越严密地把巴勒斯坦人民封闭在排外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蚕茧之中，因而失去了他们一度真正得到并可以保持的大部分同情。“正如我们常说的，那是真正的巴勒斯坦革命，当时……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被它的支持者认为是在领导一场解放战斗：阿拉伯人和其他一些人被吸引加入一场为争取自由和正义的运动，它超越民族划分，超越国界和语言，鼓舞人心。巴勒斯坦关系到每个以解放为目标的人。但现在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领导结束了所有这一切。”^{[9]51}

4.针对不公正的现实，萨义德一方面肯定了巴勒斯坦人民的理想，尤其是他们通过巴解组织实现的联合；另一方面严厉批判了美国的政策，认为它一向以自己的短期利益代替有效的地区合作。对萨义德而言，巴勒斯坦事业就是一种和平使命，它至少包括三项原则：巴勒斯坦人不像以色列人，他们应认识到自己的他者身份是一个具体的政治现实，他们必须学会接受这一现实；巴勒斯坦问题涉及所有的巴勒斯坦人，而不只是居住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人；为强化巴勒斯坦历史和巴人民的意识，恢复家园是绝对必要的工作。萨义德认为，巴勒斯坦达成一致的目标是一种成就，这并不为西方所赞赏，但西方也没有真正认识到这些理想的目的是要彻底打破引进的意识形态——不论是犹太复国主义还是阿拉伯的意识形态。在萨义德看来，《戴维营协议》是一种歪曲，它甚至没有承认巴勒斯坦的权利问题，实际上，它在照顾以色列的意见时牺牲了阿拉伯的利益。一般说来，美国媒体以东方主义的方式运作，试图使巴勒斯坦的现实消失。萨义德认为，美国政策在这一地区的失败直接源于它无视现实并试图按照美国的偏见解决中东问题。

5.萨义德眼中的巴勒斯坦知识分子。萨义德坚持认为，巴勒斯坦人有权表现他们自己，有权为自己说话，有资格叙述具有它自身的价值和独特性的历史。^{[10]27} 他责备巴勒斯坦的历史学家，认为他们没有在书写自己的历史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他在《谴责受害者》的前言里，指出了“由巴勒斯坦资助的研究西方宗主国本身的努力”）。^{[11]18} 这主要是因为权力已经毁坏了巴勒斯坦的知识分子，不管他们以何种方式，只要进入了阿拉法特的权力势力范围，他们就成了权力的囚犯。为了维护自己的影响力和声誉，他们甚至违背良心改变原来的观点。

总之，在萨义德眼里，巴勒斯坦事业未能赢得它应该得到的那种支持，其原因在于巴勒斯坦人自己及其支持者未能保持他们原来的信念。归根到底，巴以两国人民都属于这片土地，只要翻开历史，站在从前巴勒斯坦的位置上看待这一切，就不难明白这一点了。因此，萨义德认为，双方都应该从对方寻找各自的伙伴，向着更好的方向前进。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都没有宪法，双方都应该首先制定一部宪法，对基本的人权做出明确的规定。以色列犹太人享有的权利，巴勒斯坦人也应该享有。在以色列、巴勒斯坦、阿拉伯国家、英法美苏（俄）等多边力量构成的中东政治的巨大漩涡中，萨义德始终站在他所认定的真理和正义一边，不遗余力地抨击和批判美国中东政策、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阿拉伯的专制政权、巴勒斯坦当局权力滥用以及巴勒斯坦人的恐怖行为。

三、萨义德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三部巨著

在中东问题尤其是以色列建国以来的历史问题上，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话语并代之以一种巴勒斯坦话语一直是萨义德献身的事业。他著述撰文、接受电视采访，极力为巴勒斯坦民族解放事业

高呼呐喊：“我最具体的任务，正如本书很多论文所示，是展示巴勒斯坦的存在，介绍巴勒斯坦民族。像其他民族一样，它也有自己的历史、社会，最重要的，它拥有自决权。换句话说，我的任务是试图改变‘巴勒斯坦根本不存在’的公共意识”。^{[12]16} 如果我们把《东方学》、《巴勒斯坦问题》和《掩盖伊斯兰》比作萨义德的中东三部曲的话，那么，后两者与《最后的天空之后——巴勒斯坦人的生活》组合就可看作是有关巴勒斯坦问题的三部曲了。

《巴勒斯坦问题》从传统的文学学术出发，探究了巴勒斯坦人所忍受的各种殖民主义的残忍习俗，分析了巴勒斯坦问题的由来和前景，融政治形势、帝国历史叙述和作者个人经历于一体，揭示充斥各种利益集团的自私自利。在这部著作中，萨义德明确地把自己置于对抗的知识分子的地位，体现了他心目中的知识分子的角色。正如他自己所言：“我把我的书称为政治文章……作为从政治方面考虑的问题。”“我们被长期排除在历史之外，当然也被排除在讨论之外，……这本书力图使巴勒斯坦问题成为讨论和政治理解的主题。我希望读者会很快发现，我在这本书里所论述的，不是一个‘专家’的看法，因此也不是个人的表白。相反，它是一系列实际经历的现实，以人权考虑为基础，以社会经验中的矛盾为基础，并尽可能把它们包含在日常现实的语言之中。”萨义德明确宣称：他写的东西直接对抗东方主义传统，因为那种传统诽谤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掩盖了事实真相，袒护以色列。于是他追溯了巴勒斯坦自我意识发展的漫长过程，证明早在1880年犹太人大移民之前，巴勒斯坦人的身份就已经确立——他们把自己视为不同于阿拉伯世界其他人的群体，与巴勒斯坦这块土地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萨义德还通过论述表明，犹太复国主义如何利用了东方主义的话语，在过去100年间如何接受东方主义的战略，采取权威的姿态把巴勒斯坦再现为一个荒凉、落后、命中注定由西方占有和开发的地方。犹太复国主义潜在的种族主义设想本质上与东方主义一样，认为西方的理念优于东方的理念，而这种文化上自以为是的力量，掩盖了巴勒斯坦阿拉伯多数人的真实存在，掩盖了以色列野蛮地强占土地，掩盖了被驱逐的巴勒斯坦人蒙受的苦难，也掩盖了巴勒斯坦人的政治抱负。^[13]萨义德指出，自由西方和犹太复国主义的霸权是一种话语种族主义，但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它没有留下任何反对以色列的余地，而以色列又不能以反犹太主义来取消。

《掩盖伊斯兰》拓宽了《东方学》和《巴勒斯坦问题》的论点，探讨了东方主义话语影响美国新闻媒体掩盖伊斯兰问题的具体方式，并通过分析西方尤其是美国主流媒体对中东当代政治事件的报道，对在《巴勒斯坦问题》中占主导地位的历史视角进行了补充。作者认为“所有的知识都是在于诠释”，“不存在不以利益为指向的诠释、理解和知识”^{[14]165}。诠释方式影响了知识和权力在学术界、政府、尤其是美国媒体中的作用。为此，他举例说，1982年以色列放纵对贝鲁特难民营里的巴勒斯坦人进行的大屠杀不但没有改变美国对以色列的正面看法，反而强化了美先前对巴勒斯坦人的“恐怖主义”的印象，原因在于巴勒斯坦人缺乏政治权与话语权。叙事是话语的基本单位，没有话语权的事实是苍白的，巴勒斯坦人悲惨的叙事也就无人倾听。这部著作把萨义德关于文化再现的观念，转移到了实际政治的世界。萨义德认为，美国对伊斯兰的报道极不确切，其主要根源是东方主义思想中的种族中心主义和文化憎恨。萨义德并不否认伊斯兰世界令人不快的现实，但更重要的是，美国新闻媒体把复杂的中东事件变成了一般化的或无知的陈词滥调，把伊斯兰变成了当今世界上美国不喜欢的一切事物的替罪羊。

《最后的天空之后——巴勒斯坦人的生活》集合了时政评论、自传性片段以及普遍性的政治沉思，提出了对于巴勒斯坦人的被逐与流亡的替代性的另类叙述。在书中，作者是这样描绘巴勒斯坦人的：从以色列的建立到贝鲁特的陷落，巴勒斯坦人在连续的土地剥夺中流离失所，备受苦难。这其中也包括萨义德本人及其亲人的真实遭遇：“迁移和不安之间充满矛盾，不论我们巴勒斯

坦人身处何方，都不是在我们的巴勒斯坦，因为巴勒斯坦已经不复存在。从阿拉伯世界的一个尽头旅行到另一边，或者去往欧洲、非洲、美洲和澳洲，你在那里找到和你一样的巴勒斯坦人，他们就像你一样，受制于某些法律、某种身份地位，标记着某种并非属于你们的力量和暴力。”^{[15] 127} 不论是流散在原来的土地还是流亡到国外，巴勒斯坦人虽仍然栖息在从前巴勒斯坦的疆域之内（以色列、约旦河西岸和加沙），但他们的处境却比过去更加悲惨。他们或者是“朱迪亚与撒马利亚的阿拉伯人”，或者是以色列的“非犹太人”，还有的被称作是“在场的缺席者”。在除约旦以外的阿拉伯国家中，政府发放特殊的卡片来表明他们是“巴勒斯坦难民”，即使在那里这些人是有名望的工程师、教师、商人或技师，但他们知道，在东道国的眼中，他们将永远是外来者。

总的来说，《巴勒斯坦问题》研究的是历史的个案，即阿拉伯人（主要指居住在巴勒斯坦的穆斯林）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之间的斗争史，其主要目的是揭示在西方对东方看法的表面之下被隐蔽的东西，主张为巴勒斯坦争取民族自决而进行斗争。《掩盖伊斯兰》主要探讨东西方在现代和当代的关系，即阿拉伯—伊斯兰国家与法国、英国，尤其是美国的关系。而《最后的天空之后——巴勒斯坦人的生活》是为了回应一个特殊的政治形势，是在重建巴勒斯坦人经历和生命中产生的一种政治需要。

此外，萨义德还有多部以巴勒斯坦为主题的专著，如《谴责受害者》发展了作者早期关于巴勒斯坦历史的观点，进一步批评了西方媒体对于中东局势的误报，并仔细区分了无批判意识的亲以色列的美国历史学家、时政评论家和具有修正色彩的年轻一代的历史学家。《驱逐的政治》探讨了巴勒斯坦人的历史、处境、身份、自决和权利等问题，也论及巴勒斯坦与以色列、美国外交政策及媒体之间的关系。在《和平与不满和平的人》中，萨义德谴责了美国对以色列侵略行径的持续支持，并愤怒声讨了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及加沙地带野蛮的军事统治。《和平进程的终结》以中东和平进程为主题，集中讨论《奥斯陆协议》及其后果。萨义德认为，《奥斯陆协议》是巴勒斯坦人的《凡尔赛公约》，因为全部的谈判都无视巴勒斯坦自决这一核心问题，它只会给巴勒斯坦人的利益带来巨大伤害，而以色列才是真正的赢家。《从奥斯陆到伊拉克和路线图计划》则收录了萨义德从 2000~2003 年间的 46 篇政治论文，其主题皆针对巴以局势和美国在“9·11”事件之后的政策变化。

四、结语

萨义德的政治论述和活动贯穿于阿以冲突和中东和谈的全过程，他在对中东问题的相关方面如以色列、巴勒斯坦、阿拉伯政权等进行鞭辟入里的批评，坚持向权力说真话。在当权者眼中，他成了不受欢迎的人；在受压迫的人们看来，他成了他们的代言人。萨义德直接参与政治，对各国政要及其行为和政策的批评职责，在世界各大著名媒体的传播和烘托下，招致了各种各样的反应，也在逆境中扩散了自己的社会和政治影响，这与萨义德对政治的关怀与献身精神是分不开的。毋庸置疑，萨义德的影响力已经从美欧波及到中东、伊斯兰世界以及非洲、南亚、中南美洲、东亚等许多地区，影响了整个西方甚至整个世界对东方的研究方向与思考态度。因此，只有进一步深入“萨义德论争”的氛围中，在思想的辩驳和批判的尖锐交锋中，我们才可以看清当今世界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有了怎样的困境，应怎样解决，能给我们一些怎样的启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透过“论争”所形成的“语境”，洞察萨义德所探讨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因为萨义德这位卓越的文化批评家，用形象的文字和深邃的思考描绘出动人的巴勒斯坦民族形象，也辨认出了新巴勒

斯坦民族意识的迹象，即不再基于离散或苦难，而是基于坚持、希望和觉醒的共同体意识。他的所思所述为世人打开一扇窗，使我们以开放的思想对巴勒斯坦问题进行进一步思考。

[参考文献]

- [1] 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M].单德兴,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
- [2] Bill Ashcroft. Pal Ahluwalia. Edward Said[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 [3] Jennifer Wallace. Exiled by Foes, Silenced by Friends[J].The Times Higher, 1997-01-17.
- [4] 瓦莱丽·肯尼迪著.萨义德[M].李自修,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 [5] الحوار المتمنن - العدد: 14 / 10 / 2007 - 2068 صباح محسن كاظم\ ادوارد سعيد والاستنراق
- [6] 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M].王宇根,译.上海:三联书店,1999.
- [7] Edward W. Said. Power, Politics and Culture[M].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2001.
- [8] 保罗·鲍威.向权力说真话[M].王丽亚,王逢振,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 [9] Edward W. Said. Peace and Its Discontents: Essays on Palestinian in the Middle East Peace Process[M]. New York:Vintage,1996.
- [10] Edward W. Said. Permission to Narrate[J].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1984 (13).
- [11] Edward W. Said. Blaming the Victim: Spurious Scholarship and the Palestinian Question[M]. New York: Verso, 1988.
- [12] Edward W. Said. the Politics of Dispossession[M]. New York, Vintage International, 1995.
- [13] الدكتور علي القاسمي ، شجاعة فكر بلا حدود عن ادوارد سعيد ٢٨ أيلول (سبتمبر) ٢٠٠٧
- [14] 爱德华·W·萨义德.掩盖伊斯兰[M].纽约:Vintage 图书公司,1997.
- [15] 爱德华·W·萨义德.最后的天空之后——巴勒斯坦人的生活[M].金玥珏,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On Edward Said's Study of Palestine Issues

LI Yi

Abstract Edward Said is a person with great reputation, who always causes contentions in the world. His books impress readers for their broad topics and insightful contents, especially his thought of orientalism and post-colonial literature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break through others' points of view and focus on Palestine issues. It will shed light on the study of Palestine issues.

Key Words Edward Said; Palestine Issues; Mid-Eastern Politics

(责任编辑:孙德刚)